

叶梦得研究

潘殊闲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叶梦得研究



潘殊闲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叶梦得研究/潘殊闲著. —成都: 巴蜀书社, 2007. 5

ISBN 978-7-80659-992-1

I. 叶... II. 潘... III. ①叶梦得 (1077~1148) —文学研究②叶梦得 (1077~1148) —人物研究 IV. I 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63736 号

叶梦得研究

潘殊闲 著

责任编辑	潘伟娜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 86259397
网 址	www. bsbook. 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 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照 排	成都勤慧彩色制版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028) 84122206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张	13. 625
字 数	300 千
书 号	ISBN 978-7-80659-992-1
定 价	22. 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序

祝尚书

潘殊闲同志根据他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叶梦得研究》一书就要付梓了，我为他感到庆幸，也为宋代文学研究领域又一新成果的推出而高兴。庆幸、高兴之余，他向我求序，忝为论文的指导老师，似乎义不容辞，那就写点吧。

宋代文学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才“热”起来的，经过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无论在“微观”还是“宏观”方面，目前可说都是硕果累累。但也应看到，“宋代”是一个经历了三个多世纪漫长岁月又极为重文的王朝，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积累极其丰厚，而且人才辈出，大家、名家林立，一旦走入这个领域，就不能不望洋兴叹，深感可研究的课题之多，个人力量之渺小，而现有成果之不足。别的不说，单就较有成就的作家而论，宋代恐怕有上千人之夥，有文集流传至今的也达数百人，而目前真正可说被研究得较透彻、充分的，屈指盖不上十。比如叶梦得，就是两宋之交一位在诸多领域颇有成就和特色的作家，而关于叶梦得的研究论著迄今只有一部《叶梦得年谱》，尚无一部研究其文学成就的专著。《叶梦得研究》的出版，可说是弥补了这个缺憾。

叶梦得（1077—1148），字少蕴，长洲（今苏州）人，后定居吴兴卞山，家有石林园，因号石林居士。绍圣四年（1097）进士，调丹徒尉，从此走上仕途。历仕哲、徽、钦、高四朝，曾两

为翰林学士，多次出当方面之寄，官至尚书左丞。他所处的是一个多事的时代：奸臣专权、元祐党祸、靖康之难、政权南渡、绍兴党禁……对国家、民族和人民来说，这些意味着黑暗、痛苦、屈辱和腥风血雨；对知识分子来说，还多了文化专制下的恐怖，以及身不由己的无奈。靖康之难前，叶梦得曾得到蔡京的提拔，仕途大体还算顺当；靖康之难中，他积极从事抗金和政权再造。绍兴初曾两帅建康，移镇福州，成为朝廷经略一方的重臣，颇有政声。叶梦得与宋代许多读书人一样，走的是读书—做官这样一个再传统不过的道路，但他毕竟出生在“插架环千轴，传家有旧书”（《再任后遣模归按视石林四首》之三，《石林居士建康集》卷二）的文化世家，不是一般的庸官俗吏，故仕不废学，文名当世，把人生演绎得有声有色。

叶梦得是两宋之交一位知识渊博、著述等身的作家和学者，平生著作达四十多种，现尚有十九种传世。他的诗、文、词创作成就卓著，得到时人和后人的很高评价。他又有深厚的文学理论修养。在史学、哲学领域，叶梦得也造诣精深，对《春秋》用力尤多。他还是文献学家和藏书家，又擅长书画，当日得“石林片楮”即珍为宝玩。像叶梦得这样的多面手，宋代还有不少，几乎成为一种“现象”，令人有些难以理解。我在研究宋代科举时，觉得这种“现象”或许可从宋代科举考试制度得到解读。宋代科举考试，无论进士科还是制科、词科，都特重记诵（又称“记问”），而且记诵范围之广令人咋舌，每个举子在考试前都必须穷尽式地阅读和背诵经史子集中的相关文献。这固然有沿袭唐人传统的方面，如司马光就说唐代“有司以帖经、墨义试明经，专取记诵，不询义理”（《起请科场劄子》，《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五二）。但与叶梦得同时的赵鼎臣又曾另作别解，他说：“宋承五

季之乱，人厌兵革，既脱去，即饱食而嘻，自庆苟免，因不向于学。祖宗悯之，始以记诵诱进田野朴茂之士。循习既久，益猥且众。”（《送张氏二甥赴举序》，《竹隐畸士集》卷一三）他是说，五代战乱结束后，和平生活反而使人迷惘，失去了理想和追求，故宋初统治者用记诵诱导人们向学。这个解释不无道理。从此以后，记诵的确成了追名逐利的法宝，消磨了一代代人的青春和生命，也成就了学界所谓的“宋型文化”。记诵是把双刃剑，善于记诵的可以借此构筑起深厚的学问基础，最终在诸多领域取得不俗的成就，有时甚至很难分清他到底在哪方面更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多面手”，苏轼是最杰出的代表，叶梦得也是其中的佼佼者。当然，如果只会死记硬背，即便取得科名，最终仍将一事无成。这类人宋代通称“学究”，现代叫“活字典”，其本领有些像当今的“刻录机”或“复读机”。宋代教育和科举重记诵的特点，很容易成为弊病，即把记诵强调到不适当的地步，超过了人脑所能承受的限度，南宋人李嶽将它形容为“穷以所未知，强以所不能”（见《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一之三六），我曾将这种癖好概括为“记问情结”（见拙著《宋代科举与文学》），明知其弊，也莫之或改。走上极端记诵当然应该反对，但记诵不能一概否定，尤其是对初学者来说，适当背诵是十分必要的。叶石林能有这样渊博的知识，不能不说是受惠于科举。

潘殊闲同志研究叶梦得，首先就遇到两个棘手的问题。第一个是对叶梦得政治品质的定性和评价。前面说过，叶梦得所处的时代可谓多事之秋，奸臣专权几乎与他相始终：前有蔡京，后有秦桧。秦桧专权时，叶梦得已届晚年，最终因“忤桧意”落职致仕，此可不论，而他与蔡京的关系却没这样清白。他登进士后不久，蔡京就大权独揽，对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说，无论是

政治经验还是对前途的追求，都很难抗拒蔡氏集团的笼络；更有甚者，史称他与强渊明、浚明兄弟三人同为蔡京“死交”，蔡京“立元祐籍，分三等定罪，皆三人所建，遂济成党祸”（《宋史》卷三五六《强渊明传》）。果真如此，那当然是叶梦得政治生涯中的严重污点。但也有不同的记载，说法甚至截然相反，如说正是叶梦得规劝蔡京，方使“党禁稍弛”。这个问题不能回避，殊闲于是以《叶梦得与北宋新旧党争》为题，置为一章。但事隔九百年，历史早已散为“碎片”，要将它完整地拼合起来已无可能，即便略发其覆也殊为困难。作者广泛吸取了学术界的已有成果，梳理了大量史料，从正反两方面寻求直接、间接的证据，直接的如定元祐党籍时叶梦得在婺州教授任，不可能参与此事；间接的如他与众多元祐党人及其后裔交好，对王安石、苏轼的敬重并无厚薄之分，等等，认为叶梦得“济成党祸”之说值得怀疑。要之，叶梦得虽是蔡京门生，但并未与他狼狈为奸。当然，在那个翻覆诡谲的政局中，叶梦得很难说没有身不由己地做过违心的事，说过违心的话。这个结论也许有些“折中”，但却是从文献分析中得出的，应该说比较符合实际，我们也没有必要对复杂的历史人物进行非此即彼的“划线”。

研究叶梦得的另一个难点，是百卷本《石林总集》的失传。前面说过，叶氏平生著作极丰，但散佚也很严重，尤其是他“所莅官各为一集，后其家编次，总而合之”的《石林总集》（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一八），可想见其内容必定极其丰富，应当是研究叶氏人际交往、心路历程、文学成就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文献，是书一佚，虽传世的著作还不少，但诗文仅有《石林居士建康集》八卷、《石林奏议》十五卷，顿有研究资料匮乏之感。殊闲在研究之初即十分重视材料的搜集，从叶氏著作、遗文

逸事到前人、今人的研究成果；作了近于“地毯式”的搜索，并编有诗文辑佚（当时《全宋文》尚未出版）。这固然不能弥补《石林总集》失传所带来的损失，但可聊补其憾。研究古人，只能在现今遗存的文献基础上进行，这与研究历史一样，永远无法拼合成一个完整的“叶梦得”。当然，对资料的认识、解读远没有穷尽，但那是另一回事。

作为古代文学方向的博士论文，自应从文学的角度审视叶梦得，故《叶梦得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对叶梦得文学创作的研究。本书以诗学、诗文、词、笔记设为四章，对叶氏的诗学理论及各体文创作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在这些研究中，殊闲十分重视创新，他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力求不囿于陈说，提出自己的见解。如对《石林诗话》中的以“云门三种语”论诗，学者们理解不一，作者认为“更多的是他自己的‘感悟’，是一种有类参‘活句’的体验”；对于“初日芙蓉”和“弹丸脱手”之喻，作者认为这段话不是谈“创作”，而是谈“评论”，立论的起点是“论诗”而非“写诗”，如此等等。这些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特别惊人之处，但随着视角的变化，对文本的理解也更准确，立论也更缜密，体现出大胆的探索和精微的辨析，精彩也自在其中。由于《石林总集》散佚，除词外，叶氏的创作已无法综览全貌，诗文成就实际上只能“管窥”。殊闲根据传世的《石林居士建康集》、《石林奏议》及前人和自己的辑佚，对叶氏的诗、文、词作品做了迄今为止最全面的论述。其中尤以散文研究为难，许多人在做作家作品论时，都“聪明”地避而远之，而殊闲却迎难而上，除两集原有的作品外，自己又辑得佚文五十多篇。作者仔细分析了石林散文的内容、艺术特色及其价值，颇具开创性。作为“文”之一的笔记，叶梦得著有多种，作者以《石林燕语》为

主，对叶氏笔记的史学价值、文学价值、文化价值、科技价值作了多方面的、很有意义的梳理，使人耳目一新。

殊闲本书值得特别指出的一点，是重视文献，尤其是重视对文献的甄别。由于传本的错讹，史料的散佚，加之年代久远，真贋莫辨，如果将错就错，必然失之弥远。作者对文献有不少考辨，如辨《南宫诗话》中的“南宫”与叶梦得的关系；“云门三种语”，不少版本误“云门”为“云间”；《清尊录》不是叶梦得所撰；对《岩下放言》的考辨及假说；以及其他行文中的“小考证”和书后附录的《叶梦得著述叙录》等。我以为这是一种很好的学风，哪怕暂时得不出结论而存疑，也比不问是非而妄说强得多。

潘殊闲同志在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工作十多年才又走进课堂，当起了学生。因他年纪较直读的同学稍长，颇有些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其实博士生中年纪长于他的并不少），我于是用当时的流行语“跨越式发展”鼓励他。不过这个说法并不很恰当，做学问不同于搞建设，是很难“跨越式”的，倒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流行语“把耽搁的时间追回来”更合适，我就是乘着那股“追回来”的潮流踏上学术之旅的。果然，他在三年中一口气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又出色地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并顺利地通过了答辩。殊闲是个热心人，又肯向我说心里话，我也以远大相期。现在他的这部学术专著即将出版，新的研究课题也正在进行中，管它是“跨越”还是“追回”，总之是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学无涯，路还长，愿殊闲同志以此为新起点，不断地攀登、奋进。是为序。

2007年3月4日（丁亥元宵）

于四川大学江安花园玩涛阁

目 录

序	祝尚书 (1)
引 论	(1)
第一章 叶梦得的家世、生平与著述	(8)
第一节 叶梦得的家世	(9)
第二节 叶梦得的生平	(12)
第三节 叶梦得的著述	(18)
第二章 叶梦得与北宋新旧党争	(22)
第一节 党争中的叶梦得	(22)
第二节 叶梦得与蔡京	(38)
第三节 叶梦得与王安石和苏轼	(49)
第三章 叶梦得的经学与子学阐释	(60)
第一节 经学阐释	(63)
一、《春秋》之学	(64)

二、《尚书》之传	(71)
三、《礼记》之解	(73)
四、《诗经》之说	(75)
五、《论语》之言	(77)
六、《周易》之释	(78)
第二节 儒释道互参互证	(79)
一、以佛释道, 释道互证	(80)
二、以儒释道, 儒道互释	(82)
三、以《易》说禅, 以儒类禅	(86)
四、儒释道三家互证	(88)
 第四章 叶梦得的其他学术思想与活动	(92)
第一节 伦理思想与治生学说	(92)
一、伦理思想	(93)
二、治生学说	(99)
第二节 藏书活动与文献学研究	(103)
一、藏书活动	(103)
二、文献学研究	(109)
第三节 佛学素养与佛事活动	(111)
 第五章 叶梦得的诗学	(119)
第一节 云门三种语	(120)
第二节 “初日芙蓉”与“弹丸脱手”	(132)
第三节 诗艺研究	(141)
一、贵自然含蓄	(141)
二、重视观察	(147)

三、诗眼	(150)
四、诗体研究	(154)
第四节 诗人研究	(156)
第五节 诗学杂论	(170)
一、以诗为戏——诗趣研究	(170)
二、诗歌与政治	(173)
三、诗国外交与诗歌外交	(174)
四、诗僧与僧诗体	(175)
五、诗才	(176)
六、尚气与气之流变	(178)
七、诗坛絮语	(180)
 第六章 叶梦得的诗文创作	(183)
第一节 诗歌内容与艺术特色	(184)
一、诗歌内容的丰富与形式的多样	(185)
二、诗歌的艺术特色	(192)
第二节 散文内容与艺术特色和价值	(198)
一、散文体裁的多样与内容的丰富	(198)
二、艺术特色与价值	(207)
 第七章 《石林词》研究	(231)
第一节 词风辨析	(232)
一、婉丽多情	(232)
二、规模苏轼	(236)
三、雄健之声	(245)
第二节 词心探微	(249)

一、功业思想	(250)
二、落寞况味	(250)
三、厚谊重情	(252)
四、人物崇尚	(252)
第三节 词美追寻	(254)
一、审美心理	(254)
二、词体之美	(261)
 第八章 叶梦得的笔记	(267)
第一节 叶梦得笔记概述	(268)
第二节 《岩下放言》考	(270)
一、《岩下放言》的写作背景及书名	(270)
二、《岩下放言》的版本源流	(271)
三、《岩下放言》的版本比较	(274)
四、《蒙斋笔谈》与《岩下放言》的关系	(276)
第三节 叶梦得笔记的价值	(285)
一、史学价值	(286)
二、文学价值	(288)
三、文化价值	(294)
四、科技价值	(296)
 第九章 两宋之交的叶梦得	(300)
第一节 四朝元老与翰林风度	(302)
一、关心民瘼，敢于为民请命	(304)
二、激昂慷慨，忠爱与祛邪共存为爱恨两极	(308)
三、重视教育，兴办学校，志在传承文明	(310)

四、积极抗金，功不可没	(311)
五、通晓财赋，为国家财政经济做出贡献	(313)
第二节 文化耆宿与石林风范	(315)
一、著述繁富与卓然声誉	(315)
二、结社唱和与文坛盟主	(318)
三、追慕前贤与提携后进	(332)
第三节 生活旨趣与石林生活范式	(335)
一、生活旨趣	(335)
二、石林生活范式	(344)
结语	(353)
附录一 叶梦得著述叙录	(356)
附录二 叶梦得交游考	(382)
主要参考文献	(407)
后记	(421)

引 论

叶梦得（1077—1148），字少蕴，苏州长洲（今苏州）人，自号石林居士、石林山人、石林老人。时人及后人称他为叶石林，门人、后裔称他为石林先生。叶梦得于绍圣四年（1097）登进士第，调丹徒尉。徽宗朝，自婺州教授召为仪礼武选编修官，累迁翰林学士，出知蔡州和颍昌。南宋初，知杭州，复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官至户部尚书、尚书左丞。绍兴初，两次出任江南东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后移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绍兴十六年（1146），拜崇庆军节度使致仕。绍兴十八年（1148），卒于湖州，赠检校少保。

叶梦得一生经历神、哲、徽、钦、高宗五朝，出仕哲、徽、钦、高宗四朝，对宋代朝章典制、人情世故非常熟悉，加之他出生于士大夫家庭，有着良好的家学渊源和修养，藏书至多，同时又“嗜学蚤成，多识前言往行，谈论亹亹不穷”^①，所以，他一

^①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四十五《叶梦得传》，第10219页，中华书局，1999年版。

生著述繁富。据现有文献资料记载，冠其名的著述多达五十余种，现留存下来且确知为其所撰的尚有 20 种（包括重新辑刊的），一百一十多卷。这些著述涉及经、史、子、集四部，颇受后人推崇，为我们研究宋代的政治、历史、文学与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叶梦得被推为宋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财经学家、藏书家、文献学家（目录学家）、经学家、子学家、伦理学家、金石学家、书法家、书画收藏与鉴赏家、文学家和文学评论家。

对叶梦得这样一位在两宋之交的政治史和文化学术史等方面有较高地位和影响的人物，进行全面的研究，通过知人论世、知世论人、知世论文，弄清楚他所处时代的政治军事状态、学术思潮与流变、文化特色以及文学发展等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然而，这样一位比较值得研究的人物，惜乎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与叶梦得同时代的其他有地位和影响的人物相比，显得较为冷清。究其原因，大致有二：

第一，尽管叶梦得是一位在两宋之交的政治史、文化学术史上有较高地位和影响的人物，但同时又是一位颇有争议甚至遭到非议的人物。争议与非议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第一，北宋时期他与蔡京的关系以及世传他参与定元祐党籍碑事。崇宁二年（1103）正月，叶梦得被召入京，为检点试卷官，再任仪礼武选编修官。经蔡京推荐，被徽宗召对，尔后乃“骤显贵”^①。按照宋代的官场习惯，叶梦得是蔡京的门生、门客。蔡京是宋代有名的大奸臣，被称为北宋后期祸国殃民的“六贼”之首，《宋史》

^① 《宋史·叶梦得传》。

卷四百七十二《奸臣二》中有其传。叶梦得与蔡京的这种特殊关系，是否意味着叶梦得与之沆瀣一气，甚至助纣为虐呢？从现有的一些史料，如《宋史·叶梦得传》等看，颇值得怀疑。但由于叶梦得毕竟是蔡京的门客，人们往往因恨蔡京而牵累叶梦得，甚至将他们列为同类。故叶梦得也因此多遭论者贬斥。对他的研究自然较少。今人方建新、王兆鹏等先生就此问题已有较充分的考辨^①。第二，关于叶梦得在南宋初期宋金和战中的态度。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四引录叶梦得《送严堦侍郎北使》一诗并批注曰：“石林叶梦得少蕴以妙年出蔡京之门，靖康初守南京，当罢废。胡文定公安国以其才，奏谓不当因蔡氏而弃之……秦桧之和，虽万世之下，知其非是。后四句含糊说过，无一豪忠义感慨之意，则犹是党蔡尊舒、绍述之徒常态也。”纪昀《瀛奎律髓·刊误》认为方回批语“末数语确”^②。由于受方回、纪昀批语的影响，在后人的印象中，似乎叶梦得是附和秦桧的主和派。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方、纪二人所言。事实上，叶梦得在南宋初期不仅不是附和秦桧的主和派，相反，他反对投降，力主抗战，并对抗金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是一个值得肯定和赞扬的人^③。

第二，叶梦得主要的文学成果《石林总集》一百卷已亡佚，这给叶梦得的文学研究带来了遗憾。

另外，因与被《宋史》列为“奸臣”之一的章惇有姻亲关

① 详见方建新《叶梦得事迹考辨》，《文献》1991年第1期；王兆鹏《两宋词人年谱·叶梦得年谱》，台湾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

② [元]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卷二十四，第109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③ 参见方建新《论叶梦得在抗金斗争中的表现》，载《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